

元代茶曲创作与茶事生活反映(续)

余悦 高文文

摘要:元曲作为元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体现,囊括了元代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方方面面。本文对元曲作家创作的特点与倾向做了论述,包括元曲作家民族构成,以及元曲中参与茶文化创作作家的地域分布以及生活和创作时期的特点。文章分析了元曲中茶元素塑造的人物形象,并与前代茶文化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相比较,重点总结元曲中的茶文化元素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特点,还与中国古代商人形象作对比。本文试图对元曲中的茶文化创作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梳理、分析、概括,同时论述了前代的“茶酒之争”在元曲茶文化创作的表现,尤其是在文人和百姓生活中的体现。

关键词:茶事生活;茶文化创作;元曲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4)05-0158-10

三、元代茶曲反映的茶事物质形态

唐宋,饮茶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中就有了“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11](卷16P148)}的记述。茶叶经济发展到元代,饮茶就更加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全元曲》杂剧中《月明和尚度柳翠》、《马丹阳度脱刘行首》、《李素兰风月玉壶春》、《逞风流王焕百花亭》中都有“教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2](P683,1386,1453,1949)}之语,《施仁义刘弘嫁婢》更直白的说道“柴米油盐酱醋茶,应用的家活都有了”^{[2](P1684)}。

在散曲中,也有一些作家采用民间百姓熟悉并易于接受的语言对茶的必要性进行了描写。如周德清小令【双调·蟾宫曲】《别友》中“倚蓬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甚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撒,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柳攀花!”^{[2](P2700)}在这则小令中,周德清语气比较强硬的强调了七件的重要性“七件儿全无,做甚么人家”,这也侧面的强调了茶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备性。“柴米油盐酱醋茶”只是笼统的来描绘

茶的重要。还有一些词汇大量的出现在《全元曲》中,来具体表现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比如,“茶饭”这个词,据统计在《全元曲》的杂剧和散曲中共出现了79次。《太平广记》卷三九《神仙三十九·刘晏》中就有了关于“茶饭”的提法,“刘公渐与之熟。令妻子见拜之。同坐茶饭”^{[31](卷39P245)}。在《全元曲》中,要是涉及到“吃饭”,就会表达成“吃甚么茶饭”、“寻些茶饭吃”、“安排些茶饭与你”等等。当然,类似“茶饭”的词汇还有不同表达样式,如“闲茶饭”、“好茶好饭”、“不茶不饭”、“不茶水饭”、“闲茶闲饭”、“粗茶淡饭”、“残茶剩饭”、“供茶送饭”、“递茶送饭”、“茶余饭饱”。这些都是出现在《全元曲》中表达“茶饭”的高频词汇。“茶饭”在不同场景下的不同表达方式,说明元代人们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都会使用这个词语。这个日常高频率使用的词语也反映了元代人们的生活习惯。看来,在元朝时期,人们生活中已经习惯把“茶”与“饭”并称,也就是已经把茶与饭当做是同等重要的事项了。正如,无名氏《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中进行了很好的诠释:“我将饭充饥,茶解渴。”^{[21](P1808)}这是茶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细节。

余悦,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江西社会科学》主编,研究方向为中国茶文化;高文文,女,南昌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清文学与茶文化。

茶文化并不是单纯的只关于茶叶,其中涉及到很多的其他因素。比如茶具,饮茶之水,茶食,茶艺,茶馆,茶俗,茶事等物质文化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

(一)茶叶种类

茶文化本身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饮茶。在茶叶生产的历史上,茶叶种类是随着时代在不断增加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对茶叶种类的描写。当然《全元曲》中也涉及到了很多茶叶的种类名称。

1. 以产区命名

悠长的茶文化历史积淀,使一些主要的产茶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不仅成就了一批名茶,也成就了这些地区。这使得茶成为这些地区历史文化上重要的因素。《全元曲》中描写了唐宋时期就名声大噪的名茶。

蒙顶茶。《膳夫经手录》是唐杨晔撰,书中虽然主要是记载一些烹饪食材,但是它对茶的品种也有很详细的记录,其中记载了大约18种茶叶名称,而且分别记载了各种茶的产地和优劣之处。《膳夫经手录》记载到,“蒙顶,始蜀茶,得名蒙顶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4](P524)}。其中也提到了其他的一些茶种,如浮梁茶,新安茶,鄂州茶等,虽也有优点但皆不精于蒙顶。在这些记载中,足以看出唐代人对蒙顶茶的喜爱。

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湿》【沽美酒】:“我则道蒙山茶有价例,金山寺里说有交易。”^{[2](P397)}《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也不索采蒙顶山头雪,也不索茶点鹧鸪斑。”^{[2](P415)}还有李德载《中吕·阳春曲》《赠茶肆》第三首:“蒙山顶上春光早,扬子江心水味高。”^{[2](P3062)}这些都是对产自四川雅安市名山县蒙山(同蒙顶山)的蒙山茶的描写。

顾渚茶。《膳夫经手录》其中还对湖州顾渚茶也颇有好评:“湖顾渚,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2](P524)}《全元曲》对产自湖州(现浙江长兴)顾渚紫笋也有刻画。冯子振小令【正宫·鹦鹉曲】《顾渚紫笋》:“春风阳羨微暄住,顾渚回苕叟吴父。一枪旗紫笋灵芽,摘得和烟和雨。【么】焙香时碾落云飞,纸上风鸾衔去。玉皇前宝鼎亲尝,味恰到才情写处。”^{[2](P2543)}还有张可久【黄钟·人月圆】《山斋小集》:“玉笙吹老碧桃花,石鼎烹来紫笋芽。”^{[2](P2779)}文字中间,充满了元曲作家对顾渚紫笋的热爱。

阳羨茶同紫笋茶,又名义兴紫笋,产于常州(现江苏宜兴)。在《全元曲》中同样有一些记载。乔吉散曲【双调·水仙子】《廉香林南园即事》:“六一泉阳羨茶,书斋打簪得繁华。”^{[67](P2636)}柴野愚小令【双调·枳郎儿】:“访仙家,访仙家,远远入烟霞。汲水新烹阳羨茶。瑶琴弹罢,看满园金粉落松花。”^{[2](P3111)}元曲创作者描写阳羨茶时,擅于创造一个

美的意境,如书斋,仙家这般,来衬托阳羨茶的不同凡响。

名气由来已久的双井茶,因产自今江西省修水县杭口乡双井村而得其名。历史上有很多文化名人为其填词作赋。宋欧阳修《双井茶》:“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尤须三日夸。宝云日注非不精,争新弃旧世人情。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时变易。君不见建溪,不改旧时香味色。”^[5]元代的张可久是一位热爱并极力颂扬茶的作家,在他的散曲中有很多作品都涉及到茶的描写。张可久也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双井茶的喜爱。张可久【双调·折桂令】《湖上道院》:“鹤飞来一缕青霞,笑富贵飞蚊,名利争蜗。……双井先春采茶,孤山带月锄花。”^{[2](P2770)}【中吕·红绣鞋】《怀古》:“孤山花已老,双井水犹香,记神仙诗句响。”^{[2](P2773)}张可久拿花与茶对比,花已老、茶犹香,足可以看出作家对茶的偏爱,山中美艳的鲜花都比不了双井茶。

建溪茶。根据宋代茶文化著作,如《宋史·食货志》,《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中的史料,宋代的名茶种类的记载要远多于唐代名茶种类的记载。《北苑茶录》中记载:“建安之东三十里,有山曰凤凰。其下直北苑,帝联诸焙。……太平兴国中,初为御焙,岁模龙凤,以羞贡筐,盖表珍异。……厥今茶自北苑上者,独冠天下,非人间所可得也。”^{[6](P126)}在宋代时就是贡茶,产自福建建安的建溪茶,《全元曲》中也有较多的描写。马致远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郭马儿上场诗中说道:“龙凤团饼不寻常,百草前头早占芳。采处未消峰顶雪,烹时犹带建溪香。”^{[2](P413)}《江州司马青衫湿》中有唱词到:“着那厮直赶到五岭三湘建溪,干相思九公里。”^{[2](P389)}这些文学创作证明,宋代的名茶一样受到元代人们的喜爱。

2. 以形态命名

还有一些不是以产地而是以茶的形态来命名的茶。龙团凤茶是北宋时期的贡茶。欧阳修《归田录》:“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千金二两,然金可有茶不可得。”^{[2](《归田录卷二》P1931)}团茶在北宋历史上有这极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团茶虽然提高了茶叶的质量,但影响到了茶叶的真实味道。所以,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更好保留着茶叶本质味道的散茶逐渐替代了团茶。《全元曲》中关于茶的文献记载就反映了散茶逐渐取代团茶的过程。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湿》第四折【石榴花】:“先赔了

四瓶酒十饼香茶。”^{[12](P399)}乔吉【双调·卖花声】《香茶》写道：“细研片脑梅花粉，新剥珍珠豆蔻仁，依方修合风团春。醉魂清爽，舌尖香嫩，这孩儿那些风韵。”^{[12](P2643)}李德载小令【中吕·阳春曲】《赠茶肆》：“龙团香满三江水，石鼎诗成七步才，襄王无梦到阳台。”^{[12](P3062)}陈德和小令【双调·落梅风】《陶谷烹茶》：“龙团细，蟹眼肥，竹炉红小窗清致。”^{[12](P3098)}《全元曲》中的文字说明元代茶文化承袭了前代的传统，对团茶极为的推崇。《饮膳正要》卷2中关于诸茶药用中写道：“香茶，白茶一袋，龙脑成片者三钱，百药煎半钱，麝香二钱同研细，用香粳米熬成粥，和成剂印作饼。”^{[18](P59)}也就是说，香茶是饼茶的一类。但是元曲作家们对散茶的描写倾注了更多的笔墨。

郑廷玉《布袋和尚忍字记》第二折《感皇恩》中写道：“莫不是谁来献新茶？”^{[12](P286)}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湿》第二折【四煞】：“多乘厚意，来年捐细茶来吃。”^{[12](P395)}《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第三折【醉春风】：“石鼎内烹茶芽，瓦瓶中添净水”。^{[12](P427)}李寿卿《明月和商度柳翠》第四折：“（行者云）和尚从来好吃茶，终朝每日采茶芽。”^{[12](P693)}高文秀套数【双调·行香子】中有：“摘藤花，挑竹笋，采茶苗。”^{[12](P2502)}张可久散曲【中吕·红绣鞋】《山中》：“老梅盘鹤膝，新柳舞蛮腰，嫩芽舒凤爪。”^{[12](P2756)}【越调·天净沙】《赤松道官》：“松边香煮雷芽，杯中饭糝胡麻，云掩山房几家？”^{[12](P2757)}【双调·浮石许氏山园小集】：“煮酒青梅，凉浆老蔗，活水新茶。灵冷兰英玉芽，风香松粉金花。”^{[12](P2824)}吴仁卿【双调·拨不断】《闲乐》：“稚子和烟煮嫩茶，老妻带月包新鲊，醉时闲话。”^{[12](P2594)}无名氏套数【仙吕·点绛唇】《天下乐》：“烹煎，白雪飞，黄芽渐长生天地。”^{[12](P3127)}在这里不管是新茶还是茶芽，细茶还是茶苗，或是嫩芽、雷芽、黄芽、嫩茶都是指散茶。这足以说明元代人们对散茶的偏爱。散茶也就随之慢慢流行。到明朱元璋废团茶改为散茶，散茶就彻底取代了团茶的地位。

3. 以制作方法命名

我国在宋朝时就在上等绿茶中加入龙脑香作为贡品。这种利用香料薰茶成了我国花茶窈制的前身。蔡襄《茶录》中云：“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正当不用。”^{[9](《茶录并序》P1)}

到了元代，窈制的花茶品种有所增加，技术有所改进。《全元曲》中也有以香料、果品和花入茶的记载。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四折：【驻马听】：“你将我袍袖揪掉，误了你龙麝香茶和露煮。”^{[12](P420)}吴西逸【双调·殿前欢】：“笔床茶灶添香篆，尽意留连。”^{[12](P2933)}这里的龙麝

香茶和香篆都是一种香料。宋时出现的流行于民间的香茶可谓中国茶文化特殊的组成部分。到了元代也有用香料入茶的习俗。发展到明代，周嘉胄的《香乘》的《香药》中记录了九种方子：丁香煎圆，木香饼子，豆蔻香身丸，透体麝脐带，独醒香，经御龙麝香茶，孩儿香茶，还有另外两种香茶。^{[110](P844-519, P844-520, P844-521)}

乔吉【双调·卖花声】《香茶》：“细研片脑梅花粉，新剥珍珠豆蔻仁，依方修合风团春。”^{[12](P2643)}李罗御史【南吕·一枝花】《辞官》：“春风桃李，夏月桑麻，秋月禾黍，冬月梅花。”^{[12](P2487)}无名氏【双调·庆宣和】：“枸杞茶甜如蕨菜，去来，去来。”^{[12](P3168)}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二折【贺新郎】：“深深的打个稽首：‘上告我师，吃个甚茶？’（正末云）我吃个木瓜。……（郭云）这师父倒会吃，头一盞儿吃了个木瓜，第二盞吃了个酥盒，第三盞吃个杏汤，再着上些干粮，倒饱了半日。”^{[12](P415)}汤舜民【双调·天香引】《友人客寄南闽情缘眷恋代书此适意云其三》：“槟榔蜜涎吐胭脂，茉莉粉香浮，荔枝膏茶搅琼酥。”^{[12](P2970)}文中提到的木瓜、杏、荔枝都是果木。元代发展了前朝的饮茶方式，不仅以香料和花入茶，还增加了果品入茶的饮茶方式。

(二) 饮茶之水

茶人有句口头禅：“茶有各种茶，水有多种水，只有好茶、好水味才美”。茶与水的关系深到谈茶就要论水。陆羽《茶经》“茶之煮”中记述：“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慢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水，取汲多者。”^{[81](P17)}唐代作家张又新著《煎茶水记》“称较水之与茶宜者，凡七等：扬子江南零水第一；无锡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三；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四；扬州大明寺水第五；吴松江水第六；淮水最下，第七。”^{[112](P844-809)}古人还流传下一种说法是：无根之水最是干净，而雪水又是最佳的。《茶疏》也有“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113](P5)}之说。清代张大复也有“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贫人不易致茶，尤难得水”^{[114](P224)}之说。在他们看来，茶与水应该是相得益彰的。水是饮茶的载体，茶的价值也是通过水来实现的。其实，在《全元曲》中，作家们也对饮茶之水有了很多的描写。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第三折：“涧水煎茶烧竹枝，袈裟零落任风吹。”^{[12](P448)}戴善甫《陶学士醉写风光好》第二折【二煞】：“煞强如扫雪烹茶破草堂。”^{[12](P798)}萧德祥《杨氏女杀狗劝夫》第二折【倘秀才】：“有等人道宜扫雪烹茶在读书舍里……”^{[12](P1265)}马致远散曲【双调·夜行船】《百岁光阴》：“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乔吉小令【正宫·醉太平】

《乐闲》：“链秋霞采鼎，煮晴雪茶铛。”^{[12](P2621)}还有【双调·折桂令】《自叙》：“酒汤渴柳阴中拣云头剖瓜，诗句香梅梢上扫雪片烹茶。”^{[12](P2635)}【双调·钱丝沓】：“避豪杰，隐岩穴，煮茶香扫梅梢雪。”^{[12](P2642)}吕止庵【仙吕·后庭花】：“冷冬泉，烹茶无味，有人锦帐中。”^{[12](P2648)}苏彦文套数【越调·斗鹤鹑】《冬景》：“便休提晚来堪画，休强呵映雪读书，且免了这扫雪烹茶。”^{[12](P2734)}张可久小令【黄钟·人月圆】《山中书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12](P2739)}【双调·水仙子】《春衣洞天》：“兔毫浮雪烹茶香，鹤羽携风采药忙。”^{[12](P2742)}张可久【双调·沉醉东风】《客维扬》：“第一泉边试茶，无双亭上看花。”^{[12](P2797)}【南吕·金字经】《开玄道院》：“尝，煮茶春水香。”^{[12](P2805)}【双调·折桂令】《浮石许氏山园小集》：“煮酒青梅，凉浆老蔗，活水新茶。”^{[12](P2824)}孙周卿小令【双调·蟾宫曲】《自乐》：“草团标正对山凹，山竹炊粳，山水煎茶。”^{[12](P3031)}无名氏【双调·水仙子】《冬》：“忆当时扫雪烹茶味，争如饮羊羔激滟杯，胆瓶中温水江梅。”^{[12](P3168)}这些作品中的涧水、山水、活水、春水、泉水都是极好的煮茶用水，尤其是雪水更是文人们的钟爱。从《全元曲》中的这些创作已经可以看出，元代的文人茶客对饮茶之水也是极其的讲究。

(三) 饮茶之具

我们现在所说的茶具，主要茶壶、茶杯这类饮茶用具。但是古代“茶具”的概念比现在范围宽很多。唐代文学家皮日休《茶具十咏》中列出茶具种类有“茶坞、茶人、茶笋、茶籬、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茶经》“四之器”也对茶具进行了总结。日本著名的茶文化学者布目潮风还根据《茶经》的文字描述绘制了茶具图。《全元曲》中也有一些文字对茶具进行介绍。我们按照前代对茶具的分类，造茶、煮茶、饮茶用具对其进行梳理。

马致远《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第三折【醉春风】：“石鼎内烹茶芽，瓦瓶中添净水。”^{[12](P427)}冯子振【正宫·鹦鹉曲】《陆羽风流》：“杜司空席上从容，点出茶瓯花雨。”^{[12](P2543)}赵明道【双调·夜行船】《寄香罗帕》：“止不过包胆茶脱罗笠，说不尽千般旖旎。”^{[12](P2558)}乔吉【正宫·醉太平】《乐闲》：“链秋霞采鼎，煮晴雪茶铛。”^{[12](P2621)}张可久散曲【黄钟·人月圆】《客垂虹》：“莼羹张翰，渔舟范蠡，茶灶龟蒙。”^{[12](P2739)}【南吕·金字经】《湖上书事》：“六月芭蕉雨，两湖杨柳风，茶灶诗瓢随老翁。”^{[12](P2765)}【双调·水仙子】《山斋小集》：“玉笙吹老碧桃花，石鼎烹来紫笋芽。”^{[12](P2779)}【双调·湘妃怨】《瑞安道中》：“挂渔网茶灶整诗担，沙欧惊笑谈，一丝烟两袖晴岚。”^{[12](P2822)}任昱【中吕·普天乐】《花园改道院》：“门迎野客，茶香石鼎，鹤守茅斋。”^[12]

(P2847) 卫立中【双调·殿前欢】：“客来时伴我闲些个，酒灶茶锅。”^{[12](P2917)}吴西逸【双调·殿前欢】：“笔床茶灶添香篆，尽意留连。”^{[12](P2922)}汤舜民【双调·湘妃游月宫】《夏闺情》：“冰盘贮果水晶凉，石髓和茶玉液香。”^{[12](P2972)}贾仲明小令【双调·吊李宽甫】：“金叵罗醉堪琼酿，青定瓯茶烹凤团。”^{[12](P3021)}胡用和套数【南吕·一枝花】《隐居》：“负薪樵子，执钓鱼夫，烹茶石鼎，沽酒葫芦。”^{[12](P3121)}这些作品中描写的石鼎、茶锅、茶灶、茶瓯、茶铛都是前朝就有，一直流传到元代的煮茶用具。

郑廷玉《布袋和尚忍字记》第二折：“我说的是十年尘梦三生活，我啜的是两腋清风七盏茶。”^{[12](P288)}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叫声》：“酒注嫩鹅黄，茶点鹧鸪斑。”【醉春风】：“酒光泛紫金钟，茶香浮碧玉盏。”^{[12](P369)}马致远《西华山陈抟高卧》第四折【步步娇】：“我与先生奉一杯茶。”【沉醉东风】：“泛一瓯瑞雪香，生两腋松风响，润不得七碗枯肠。”^{[12](P408)}《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二折：“舔我茶盏底，是何缘故？”^{[12](P415)}郑光祖《醉思乡王粲登楼》第一折：“可不道锦堂客至三杯酒，茅舍人来一盏茶。”^{[12](P1053)}刘君锡《庞居士误放来生债》第二折：“他则请人吃一盏茶呵，却早算计也。”^{[12](P1425)}无名氏《刘玄德醉走黄鹤楼》第二折【禾词】：“清早晨起床，头不曾梳，脸不曾洗，喝了五六碗茶，阿的们大烧饼，吃了六七个，才充了饥也。”^{[12](P1716)}冯子振【正宫·鹦鹉曲】《南城赠丹砂道伴》：“有人来不问亲疏，淡饭一杯茶去。”^{[12](P2545)}吴西逸【双调·殿前欢】：“茶香水玉钟，酒竭玻璃翁，云绕蓬莱洞。”^{[12](P2922)}刘庭信【双调·水仙子】《相思》：“虾须帘控紫铜钩，风髓茶闲碧玉瓯，龙涎香冷泥金兽。”^{[12](P1425)}汤舜民【双调·湘妃引】《山中乐四阙赠友人》：“宝篆香燃宝兽，玉乳茶浮玉杯，金盘露滴金盃。”《自述》：“龙涎香喷紫铜炉，风髓茶温白玉壶，羊羔酒泛金杯绿。”^{[12](P2968)}《全元曲》的这些作品中所涉及到的茶盏、茶碗、茶杯、玉钟、玉杯、玉壶都是在当时社会流行的饮茶用具。现代社会保留下了用杯、壶饮茶的习俗，茶盏却是很少用了。

(四) 茶食

广义上的茶食是包括茶在内的糕饼点心之类的统称。在《大金国志·婚姻》就载有：“婿纳币，皆先期拜门，亲属偕行，以酒饌往……次进蜜糕，人各一盘，曰茶食。”^{[15](P288)}这里说的茶食跟我们现在一般人说的茶点是同一个意思。而在茶学界，茶食与茶点不同，是指用茶掺和其他可食之物料，调制成茶菜肴、茶粥饭等茶食品，也就是指含茶的食物。《全元曲》中也有一些关于茶食的记载。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第三折：“他家里吃的是

大蒜臭韭,水答饼,秃秃茶食。”^{[12](P770)}无名氏《十探子大闹延安府》第二折:“济哩必牙,吐吐麻食,偌安桌食所儿叭,霍食买在必牙。”^{[12](P1820)}有人曾考证过吐吐麻食同秃秃茶食。《饮膳正要》一书中记述了鸡头粉撒面,羊皮面、秃秃麻食等面食。秃秃麻食是元代北方少数民族流行的食品之一。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把秃秃麻食归入了回回食物一类。《饮膳正要》对其记载是:“秃秃麻食系手撒面,补中益气。白面六斤,羊角一脚子,炒焦肉乞马。用好肉汤下,炒葱调和匀,下蒜酪,香菜末。”^{[15](P32)}看来,秃秃茶食是属于一种面食,与茶并无多大联系。但用茶食的概念去解释的话,秃秃茶食是广义上的茶食。无名氏《玳瑁盆儿鬼》第三折【麻郎儿】:“俺大年月将你帖起,供养了馓子茶食。”^{[12](P1707)}词典对“馓子”的解释说:“一种用糯粉和面扭成环的油炸食品。现在的馓子,用面粉制成,细如面条,呈环形栅状。”馓子可直接食用,也可用奶茶浸泡,浸泡后化成小截,绵而不糊,很宜老人食用。陕西人喜欢油茶中泡以麻页和馓子。这里的馓子既符合茶学界对茶食的界定,又符合广义上茶食的概念。睢玄明【般涉调·耍孩儿】《咏西湖》:“排果桌随时置,有百十等异名按酒,数千般官样茶食。”^{[12](P3095)}这里虽没有具体的对官样茶食的记载,但应该指的是元朝宫廷中盛行的茶食。

上面论述的关于茶的种目,煮茶用水,茶具甚至是茶食,基本上包括了茶文化的各方面物质文化因素。据此我们对元曲中茶文化的物质方面有了基本的了解。除了物质文化方面,元曲中的茶文化也涉及一些精神文化因素。

四、元代茶曲反映的精神文化生活

前面我们用“柴米油盐酱醋茶”来概括了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全元曲》的茶文化作品中还有一种文人化的表述来形容茶在文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吴仁卿小令【南吕·金字经】《道情》中说道“道人为活计,七件为伴侣,茶药琴棋酒画书”。^{[12](P2592)}周文质【越调·斗鹤鹑】《咏小卿》中提到过“青蚨,压碎那茶药棋琴笔砚书”。^{[12](P2715)}“茶药琴棋酒画书”和“茶药棋琴笔砚书”,成为文人眼中的七件必备。在普通百姓与文人生活中,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这些影响不仅包括单纯物质生活上的,甚至还包括精神文化方面,如以茶命名,饮茶方式,饮茶习俗,还有从物质载体上升到精神文化的茶馆文化。

(一)以茶命名

名字对于中国人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取名字也代

表着一种艺术。中国人的名字中都蕴含着各种美好的感情。最早用“茶”做名字的现象,出现在唐代。从唐朝开始,茶便作为少女的美称。据李济翁《资暇集》记载:“阿茶:公郡主,官禁呼为宅家子。盖以至尊以天下为宅,四海为家,不敢斥呼。故约宅家,亦犹陛下之意……急语乃以宅家子为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16](P20)}这里的“茶子”虽来自“宅家子”的谐音,但能被人接受并流传下来,就证明人们是认可“茶”字的美好意义的。金代诗人元好问《德华小女五岁能诵余诗数首以此诗为赠》写道:“牙牙娇语总堪夸,学念新诗似小茶。自注:“唐人以茶为小女美称。”^[17]那么小茶就是指“小美女”。宋代苏轼《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中写道:“从来佳茗似佳人”,那么以茶作为佳人名字就不足为奇了。《全元曲》中的一些作品也反映了人们把“茶”字运用到名字中的这一现象。在元代人们也习惯了用“茶”当做女子的名字,来表达他们心中对美好、纯洁女性的喜爱。关汉卿《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普天乐】中唱到“茶儿是妹子。”^{[12](P29)}虽然场合不对,但还是表达了对女性的爱慕。在李直夫《便宜行事虎头牌》中多次提到完颜女直人氏“茶茶”,描写到“自小便能骑马,何曾肯上状台?虽然脂粉不施来,别有天然娇态……茶茶非比别裙钗,说起风流无赛。自家完颜女直人氏,名茶茶者是也。……安排下茶饭,则怕千户来也。……叔叔婶子前厅商坐,茶茶穿了大衣服来相见。”^{[12](P510)}在作者笔下,茶茶不仅是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人,还懂得安排居家事宜,懂得礼节,俨然一副完美女人。这样的“茶茶”寄托了作者对“完美女人”的赞美之情。马致远【仙吕·搦水月在手】:“紧相催,闲笃磨,快道与茶茶嫩嫩。……刚绰起半撮,小梅香也歇和,分明掌上见嫦娥。”^{[12](P2520)}张可久【越调·寨儿令】《春情》:“烟冷香鸭,月淡窗纱,擎著泪眼巴巴。媚春光草草花花,惹风声盼盼茶茶。”^{[12](P2787)}无名氏【双调·一锭银过大德乐】《双姬》:“珍珠包髻翡翠花,一似现世的菩萨。绣袄儿齐腰撒跨,小名儿唤做茶茶”^{[12](P3178)},这里更是把茶茶比喻成现世的菩萨,虽然有点夸张,但其中对女子美的赞誉溢于言表。

古人不仅把茶作为美好女子的符号,也把茶与女子联合起来刻画,使其两者的形象相互映衬,凸显两者的美好。中国古代第一首完整意义上的茶诗是西晋左思的《娇女诗》,它描绘的是北方官宦人家饮茶的情景:“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厉。其姊字惠芳,面目粲如画。轻妆喜楼边,临镜忘纺绩……脂腻漫白袖,烟熏染阿锡。衣被皆重池,难与沉水碧。”^{[18](P735)}

通过这样的茶事活动两个娇小女童,天真可爱的样子展现无遗。苏轼《次韵寄壑源试焙新茶》中一句“从来佳茗似佳人”,茶与美人的美好形象跃然纸上。

(二)饮茶习俗

就像中国古代民间一直流传的状元及第粥,状元糕的习俗一样,《全元曲》中有“翰林茶”一说。无名氏《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第三折:“(正旦诗云)朝登黄金殿,暮宿宰臣家。饥残御厨饭,渴饮翰林茶。”^{[121](P1927)}翰林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官,演变成了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院里任职的人称为翰林学士,职权很高。“翰林茶”也在某种层面上是一种的身份的象征。张可久【商调·梧叶儿】《雪中》:“乘兴诗人棹,新烹学士茶。”^{[121](P2803)}杨景贤杂剧《西游记》第二十二出【么】:“你若能尝佛子茶,胜参赵老禅。”^{[121](P1380)}但翰林茶、学士茶、佛子茶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饮茶习俗没有文献详细记载。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第三折:“(長老云)你吃茶去。(净行者云)捣蒜泡茶来!”^{[121](P44)}后文中还有与此同义的“捣蒜烹茶”之说。

另外不完全统计,《全元曲》中在不同的作品中7次出现“分茶”这个词,不论是“擘竹分茶”、“作画分茶”还是“品竹分茶”。有学者经过仔细的分析和考证得出:“分茶”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史上传统的茶道。^[19]学者们认为“分茶”只是当时的俗语,事实上是烹茶之意。因为“分茶”常常与诗画竹这些有文化意境的物品并提,也被赋予了文化精神。这也是元代的一项饮茶习俗。

前面所述《全元曲》中记载的元代人们生活的饮茶习俗。元代民间的婚丧嫁娶中也有一些有关茶的文化习俗。

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第二折【紫花儿序】:“我大茶小礼,三媒六证,亲自娶了个夫人。”^{[121](P1640)}贾仲明《萧淑兰情寄菩萨蛮》第四折“哥哥下三千贯正财礼钱招张云杰为婿,羊羔茶礼,断送房奁,尽行出办,足满姐姐平生所望。”^{[121](P1451)}在童童学士所创作的散曲【双调·新水令】《念远》中写道:“十字为媒,又不图红定黄茶。”^{[121](P3080)}这些作品涉及到的都是民间婚嫁中盛行的礼数,其中都有关于茶礼的记载,甚至连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都有“红定黄茶”之说。

《全元曲》所收录的杂剧和散曲中,都多次提到了“浇茶奠酒”这个词。据统计,在《全元曲》中共有6篇杂剧中写道“浇茶奠酒”的祭祀场景。这就足以看出“茶”在丧葬礼节中必不可少的地位。

(三)饮茶方式

自唐代有了关于饮茶方法的记载以来,饮茶方法有

多次变化。历史上,我们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见到的有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点茶法、清代的泡茶法。煮茶法:直接将茶放在釜中烹煮,是我国唐代以前最普遍的饮茶方法。其过程陆羽在《茶经》中有记载。点茶法:不再直接将茶入釜烹煮,而是先将饼茶碾碎,置碗中待用。以釜烧水,微沸初漾时即冲点入碗。茶人用“咬盏”作为胜负的标准,技术性较高。蔡襄的《茶录》中也有“点茶”的记载。到了元代,基本上延续了前代的饮茶方式,但也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对后世茶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烹煮法。烹煮法,是自唐代延续下来的饮茶方法。《全元曲》中有一些文字对其进行了描述。马致远《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第三折【醉春风】:“石鼎内烹茶芽,瓦瓶中天净水。”^{[121](P427)}《半夜雷轰荐福碑》第三折:“涧水煎茶烧竹枝,袈裟零落任风吹。”^{[121](P448)}散曲【双调·拨不断】:“笑陶家,雪烹茶,就鹅毛瑞雪初成腊……”^{[121](P2518)}【双调·夜行船】《百岁光阴》:“和露摘黄花,带雪烹紫蟹,煮酒烧红叶。”^{[1171](P2525)}吴仁卿【双调·拨不断】《闲乐》:“稚子和烟煮嫩茶,老妻带月包新,醉时闲话。”^{[121](P2594)}徐再思【中吕·普天乐】《龙庙甘泉》:“可煮茶,堪供酿。”^{[121](P2903)}《全元曲》关于煎、煮、烹茶的记载,多达40余处。可见元代很好的继承了唐代的饮茶方式,但元代并不是单一的沿袭了唐代的。元代还学习宋代的点茶法。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二折【牧羊关】:“也不索采蒙顶茶,也不索茶点鹧鸪斑。比及你吸引扬子江心水,(带云)马儿也,(唱)可强似汤生螃蟹眼。”^{[121](P415)}郑光祖《醉思乡王粲登楼》第二折:“(蒯越云)点汤!(正末云)我来到这里,你还点汤!”^{[121](P1058)}无名氏散曲【中吕·满庭芳】:“转首便绝了情分,点茶汤也犯本。”^{[121](P3146)}有学者认为这几句都是记载的“点茶”的情形。看来点茶在元代饮茶之道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除了这两者之外,根据元代茶叶生产的具体情况(团茶、饼茶虽还有一定的地位,但散茶更得人民的喜欢),出现了新的饮茶方式——泡茶。泡茶就是以沸水直接冲泡散茶。虽然这种方法是兴起在明代以后,但在元代时出现了先期萌芽。这是有考古资料证明的。赤峰博物馆清理了元宝山沙子山的两座元代墓葬,其中的2号元墓中的壁画画的是开水冲茶。这种开水冲茶在文学作品中有记载。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第二折:“(長老云)你吃茶去!(净行者云)捣蒜泡茶来!”^{[121](P44)}《钱大尹智勘绯衣梦》第三折【紫花儿序】:“(正旦云)造两个建汤来。”^{[121](P108)}忽思慧《饮膳正要》中对“建汤”有解释:“玉磨末茶一匙,入碗内研匀,百沸汤点之。”^{[116](P59)}这就类似直接用沸水冲泡茶叶,虽然这里用的是研细的茶末。后来,发展到明代就形

成了现代的泡茶法。

(四) 茶馆文化

茶馆自古以来是茶文化爱好者的“天堂”。在这里不仅可以品茶,还可以消遣娱乐,是一个“小社会”。茶馆也是茶文化得以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载体。茶馆文化也是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岳阳楼下开着一座茶坊,但是南来北往经商客旅,都来我这茶坊中吃茶。”^{[2](P413)} 元代的茶馆也不例外,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全元曲》中出现饮茶的场景大多数是发生在茶馆中。当时人们更多的称之为茶坊、茶肆。

元代茶文化创作中李德载的【赠茶肆】是极其有名的。小令中提到了很多名茶,像“蒙顶”“龙团”“龙须”“凤髓”;提到了一些茶具“玉瓿”“石鼎”“碗”;还有煮茶之水,“雪水”“扬子江心水”。但作者似乎更想强调是饮茶的感受,每段末尾总是以感受性的话语结尾,像“随处是蓬莱”、“便升仙”“便风流”等。这则小令虽没有对茶肆作具体的描写,只是对饮茶的情景和饮茶的感受做了细腻的刻画。但是我们能从侧面看出,多品种的名茶,精致的茶具,讲究的煮茶用水,还有极致的精神享受,都是对茶馆的赞美。

元代的茶文化和饮茶习俗已经慢慢的深入到老百姓各方面的生活中。除了前面我们论述的,还有一个看上去与茶没有多大关系,但它从细节处,有利的证明了元代茶文化的“深入人心”。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第四折【庆东原】:“酬志了白玉带子朝服,茶褐色黄金印。”^{[2](P57)} 贾仲明《铁拐李度金童玉女》第二折【黄钟尾】:“虞候亲随拥护着,茶褐罗伞云也似绕,绛蜡纱灯月也似皎。”^{[2](P1467)} 无名氏《玳瑁盆儿鬼》第四折【滚绣球】:“唬的俺一柄脸倒焦黄似茶色也。”^{[2](P1708)} 无名氏《包待制陈州糶米》第三折【梁州第七】:“与你做一领硬挣挣的上盖,再与你做一顶新帽儿,一条茶褐绦儿……”^{[2](P1904)} 人们习惯了用“茶”色来形容生活中的一些事物。这里不管是茶褐色还是茶色,都与饮茶甚至是茶文化并无直接关系。但是也正是这些与茶文化并无多大关系的细节处,反映出“茶”在人们生活中的必不可少。

在北方落后少数民族对中原先进民族的政治统治之下,两种文化经历了最初的冲击、碰撞,到后来的相互融合、兼容并包。这种历史趋势成就了元代文化的发展的特殊性。作为文化大家族的一分子,茶文化的发展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兼容并包这一特点。

(五) 元代饮茶的雅俗共赏

从元曲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元代饮茶的多样化,不仅包括精茶、粗茶,还有一些外来茶。

茶叶生产发展到元代,已经产生了很多精茶、细茶、名贵茶。这些茶叶的流通影响着社会文化,有能力的文人墨客赞扬这些茶中极品,才给后世读者和茶文化爱好者留下了不一样的文化享受。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顾渚紫笋、阳羨茶、双井茶甚至是龙团,这些都是在一些在当时极名贵的茶叶。

除了这些之外,《全元曲》中还涉及到另外一些的名茶的描写。如,凤髓茶。张可久【双调·折桂令】《春晚有感》:“《曲补霓裳》,茶分凤髓,墨染龙香。”^{[2](P2824)} 张鸣善【中吕·普天乐】《遇美》:“茶温凤髓,香冷鸡舌。”^{[2](P2879)} 吴西逸【双调·殿前欢】:“味偏长凤髓茶,梦已随胡蝶化,身不入麒麟画。”^{[2](P2922)} 刘庭信【双调·水仙子】《相思》:“虾须帘控紫铜钩,凤髓茶闲碧玉瓿,龙涎香冷泥金兽。”^{[2](P2940)} 汤舜民【双调·湘妃引】《自述》:“龙涎香喷紫铜炉,凤髓茶温白玉壶,羊羔酒泛金杯绿。”^{[2](P2968)} 【商调·集贤宾】《客窗值雪》:“客窗深闭,止不过香炷龙涎,茶烹凤髓,纸帐低垂。”^{[2](P2994)} 李德载【中吕·阳春曲】《赠茶肆》:“龙须喷雪浮瓿面,凤髓和云泛盏缸,劝君休惜杖头钱。”^{[2](P3063)} 龙涎香是一种极其名贵的定香剂,即便是鸡舌也是价值很高的香料。在这些描写凤髓茶的文字中,时时伴着这些名贵香料的出现,可见在当时凤髓茶也是极其珍贵的。还有枪旗茶。枪旗茶并非是茶的具体名称,是由带顶芽的小叶制成。这种芽尖细如枪,叶开展如旗,故名。因其产量有限,制作工艺讲究,自然名贵。唐代时的齐己就有《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诗:“枪旗冉冉绿丛园,谷雨初晴叫杜鹃。”^{[20](P117)} 而《全元曲》中,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湿》第三折【二煞】:“离江州谢天地,出烟波渔父国,遮莫他耳听春雷,茶吐枪旗。”^{[2](P398)} 第四折【红绣鞋】:“他有数百块名高月峡,两三船玉屑金芽。”^{[2](P400)} 《西华山陈抟高卧》第四折【沉醉东风】:“这茶呵采的是一旗半枪,来从五岭三湘。”^{[2](P408)} 冯子振小令【正宫·鹦鹉曲】《顾渚紫笋》:“一枪旗紫笋灵芽,摘得和烟和雨。”^{[2](P2543)} 春雷之后,采摘的茶叶嫩尖,自然是顶珍贵。

名贵的茶叶作家们赋予它们高贵的气质,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可是一些来自市井的,普罗大众的茶,又极具生活气息。这些文学作品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拉近了与人们的距离。如,关汉卿《钱大尹智勘绯衣梦》第一折(李老儿云)“孩儿买风筝去了,老汉无甚事,隔壁人家吃疙瘩茶儿去也。”^{[2](P100)} 无名氏《朱太守风雪渔樵记》第三折中写道:“我如今且着孩儿在家中煮下个那疙瘩茶儿,

烙下些椽头烧饼儿,等张那老儿来,问他一声,便知道个好歹。”^{[21](P1784)}这些吃疙瘩茶的场景都极具生活化。“炆下个那疙瘩茶儿,等张老儿老便知道好歹”,可见在普通百姓心里也算是极好的东西。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第三折中写道:“你可不要把米汤茶摊在里头。”^{[21](P1850)}米汤茶是百姓生活中的寻常东西。无名氏《赵匡义智娶符金锭》第二折:“我好不生得聪明,正在家里吃芝麻豆腐茶哩。”^{[21](P1872)}还有一些,如粗茶淡饭,茶余饭饱这样反映民众生活的短语,出现在《全元曲》的频率很高。

普通人即便是品尝不到名贵好茶,也可通过作家字里行间的描绘进行“心理品茗”。这也不失为一种别样的享受。

《全元曲》中的文学作品既表现了对名贵茶品的喜爱,又有粗俗茶汤的生活场景的描绘,真正做到雅俗共赏。

(六)元代饮茶的“内外”兼收

之前,我们已经论述了一些元代中原地区生产的茶叶种类。随着蒙古政权入主中原,蒙古人的到来带来的是蒙古族的生活习俗。时间久了,有些习俗被中原地区接受,并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二折:“(郭云)我依着你,依旧打个稽首,师父要吃个甚茶?(正末云)我吃个酥金。”^{[21](P414)}第四折《收江南》:“俺则待朗吟飞过洞庭湖,您在茶坊中说甚蜜和酥。”^{[2021](P421)}李寿卿《月明和高度柳翠》中第二折:“疾,兀的不是个茶房。茶博士,造个酥签来。”^{[21](P688)}李德载【中吕·阳春曲】《赠茶肆》:“茶烟一缕轻轻飏,搅动兰膏四座香,烹煎妙手赛维扬……金芽嫩采枝头露,雪乳香浮塞上酥,我家奇品世间无。”^{[21](P3062)}在这些作品中的“酥签”、“酥”和“兰膏”都是蒙古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酥油茶。

这样看来,《全元曲》有关茶文化的文学作品中既不遗余力的描写中原本土茶品,还与与时俱进的收入不少外来民族的茶品的记载。另外,除了茶叶的种类,再加上我们前面论述的蒙古族茶食的内传。这些方面证明了元代饮茶习俗的“内外”兼收。

《全元曲》中关于茶叶品种“雅俗共赏”与“内外”兼收的描写共同形成了元代茶文化兼容并包的优良品质。

五、元曲创作中的“茶酒之争”

茶与酒作为人们物质生活中的常备物品本是属性分明两种物品。茶有茶道,酒有酒味,互有区别。直到中国文人领悟了两者的精神内涵——茶的和静清寂,酒的豪情万丈,茶与酒就开始了不休的争论。

(一)元曲中茶与酒

唐代时期,经济、社会、文化都经历了空前的发展。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前提下,唐代的茶文化蓬勃发展,茶已经开始日益渗入人们的生活中。随着茶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加上《茶酒论》的著述,从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茶与酒展开了一段轰轰烈烈的“争风吃醋”。由于陆羽等文化名士在茶文化创作上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再加上当时政权有一些不利于酒业发展的政策,造成茶业及茶文化发展的势头超过酒业和酒文化的势头,就形成了“茶胜酒之说”。

到了宋代,茶与酒达到了更高层次的融合。考虑到宋代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茶与酒的融合深层次上是宋代文人不论是失意还是得志的精神层面对茶与酒的喜爱与包容。宋代复杂的生活环境对文人心境产生的影响,使他们更容易理解并接受茶与酒在各自文化层面上的内涵。从而使茶与酒在宋代文人精神层面达到高度和谐。

如果说,宋代时茶与酒的和谐还产生于文人的得失之心的相互较量。两者的和谐反映在文人内心里就是由内心对名利得失的计较逐渐趋向一种内心的平淡超脱。不管是经历挫折的成功者的平淡还是郁郁不得志的失意者的内心超脱。这中间经历了文人内心的挣扎。

但是到了元代,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元代社会文化使茶与酒在宋代的基础上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这在《全元曲》中有充分的反映。

关汉卿《杜蕊娘智赏金线池》第二折【梁州第七】:“俏哥哥不争你先和他暮雨朝云,劣奶奶则有分吃他那闲茶浪酒,好姐姐几时得脱离舞榭歌楼?”^{[21](P27)}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第四折【小梁州】:“谁着你一世为人将妇女偷,见不得皓齿星眸,你道有闲茶浪酒结绸缪,天缘凑,不枉了好风流。”^{[21](P206)}在《全元曲》中有文章多处提到了“闲茶浪酒”。这个并列式的短语,在中国文人心中“闲”、“浪”两字能够读出多少的情意。他们那种对“茶”、“酒”的又爱又恨。虽然是既爱又恨,但是,他们心中“茶与酒”在心理慰藉方面依然是同等重要的。

关汉卿《温太真玉镜台》第二折【贺新郎】:“你便是醉中茶,一啜曛然醒。都为他皓齿明眸,不由我使心作幸。”^{[21](P94)}在这里作者用最直白的话语“醉中茶,曛然醒”,来表达茶与酒的亲密关系。文人心中似乎不再执意于茶与酒谁更胜一筹。字里行间我们读出的似乎是庆幸酒醉之后有茶的存在。这种情形胜过唐代,对茶与酒功过的争论不休。这种争论不休在现在看来太多功利主

义。唐代的文人并没有把“茶与酒”真正放在心里,似乎是想通过辩论来展现自己的才华。越过宋代,宋代文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茶与酒的认识和感悟更进一步。文人心中经过内心期望与绝望的挣扎,得与失的较量之后,慢慢归于内心平静。在元代文人眼中,茶与酒的融合是自然而然的,是水到渠成的。

(二)文人生活中“茶酒”世界

如果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句《全元曲》中高频率的句子是一种最朴实的表达,那么另一种与其意义相似的文人化的表达是“茶药琴棋酒画书”。吴仁卿小令【南吕·金字经】《道情》:“道人为活计,七件儿为伴侣,茶药琴棋酒画书。世事虚,似草梢擎露珠。”^{[12](P2592)}这句话道出了“茶”“酒”在道人、文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甚至到了“伴侣”的程度。

张可久散曲【中吕·满庭芳】《春情》:“家家酿酒,处处闲茶。是非多不管傍人口,算的个情杂……朱帘下,香销宝鸭,按舞听琵琶。”^{[12](P2822)}在这篇散曲中,作者用“家家酿酒,处处闲茶”再加上最后的一句“按舞听琵琶”向世人描绘了一幅令人神往的悠闲生活图画。在文人眼中,悠闲惬意的生活离不开酒与茶的陪伴。抛却无谓的争论,真正领略茶与酒给人的最高层次的享受——忘却世间的烦恼,回归最纯真的内心。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卫立中小令【双调·殿前欢】:“懒云窝,懒云窝里客来多。客来时伴我闲些个,酒灶茶锅。且停杯听我歌,醒时节披衣坐,醉后也和衣卧。兴来时玉箫绿绮,问甚么天籁云和?”^{[12](P2917)}在这则小令中,作者很擅于运用词汇,如“懒”、“窝”、“客”、“闲”、“歌”、“醒时”、“醉后”、“兴来时”、“问甚么”,这些字眼刻画了一个主人与其客人追求“乘兴而来,兴尽而回”的随兴、惬意的生活。而“酒灶茶锅”是呈现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工具。文人在随意的生活意境里,时时刻刻不忘“酒与茶”。

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中也不曾离开“茶与酒”的踪影。无名氏小令【南吕·一枝花】《道情》:“……景不嫌物少人稀,食不厌茶浑酒淡,家不离水北山南。有何,不堪?蓝舆到水轻舟泛,稼穡外得时暂。闲渔渔樵半酣,阔论高谈。”^{[21](P3192)}这幅场景中作者描绘的是文人游历于山水之间,“景”、“物”、“蓝舆”、“轻舟”。在这山水之间,“不嫌物少人稀”、“不厌茶浑酒淡”,朋友之间的畅谈就足矣。

(三)普通百姓生活中的茶与酒

《全元曲》中有关茶文化的场景里,“茶饭”一词是出

现频率最高的。这说明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跟“茶饭”相近的一词“茶酒”出现在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湿》第一折中,【金盏儿】中说道:“只是费了大姐的茶酒,定害这一日,容下官陪补。”^{[12](P391)}这里的“茶酒”虽与苏轼所创想的采用“七齐”“八必”之法酿造的具体物体“茶酒”不同。“费了大姐的茶酒”中不单指茶或酒,更多的是暗指其中的情谊。元代人用“茶”“酒”两字,组成“茶酒”一词,传达出高一层次的含义。

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一折【鹊踏枝】:“……我也在爷娘坟上烧钱裂纸,浇茶奠酒,我这泪珠儿至今不曾干,至是一个孝顺的人。”^{[12](P325)}王晔《桃花女破法嫁周公》第一折【赚煞】:“直等到月转矮墙西,人约黄昏后。摆祭物浇茶奠酒,只待那七位星官来领受。”^{[12](P1296)}一个时代的文化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

《全元曲》中多次在文章中描述过“浇茶奠酒”的场景。在普通老百姓生活习俗里,丧葬过程中,茶与酒享有同等高的地位。人们在死者的坟前,用茶与酒来表示自己“至是一个孝顺的人”。或想让人了解“我家是救赐义门李氏,怎敢辱抹家门?”“每日价浇茶奠酒上新坟,怎肯贪图淫欲辱家门。”^{[12](P1772)}这是元代时期,人们的茶事生活习俗。反复的描写这种习俗,足见这种习俗在当时的普及度和人们对这种习俗的接受、重视程度。

无名氏《汉钟离度脱蓝采和》第一折【寄生草】:“……你每日茶房酒肆勾栏串,将着个瓦瓶木钵白磁罐,抄化了些罗头磨底薄麸面。(云)这家酒店推出来,那家茶房抢出去。(唱)吃了些歌妓酒和食,待古里瑶池王母蟠桃宴。”^{[12](P1893)}“串”、“推出来”、“抢出去”,这些散曲中的文字形象的描绘了蓝采和每日乱七八糟的生活状态。这些动态词汇再加上“王母蟠桃宴”让我们联想到的“孙悟空”,展现给我们的就是一幅乱糟糟的生活场景。并且以“茶房”、“酒肆”作为蓝采和生活的背景,就更显得一个“乱”字了得。

总之,元曲创作者作品中的茶与酒之间,没有前朝之间纷乱的理论争辩。它们之间在文人笔下呈现出一幅淡然和谐之态,无争无论,恬然相伴。就像孟汉卿《张孔目智勘魔合罗》第四折【么篇】中写道:“(正末唱)莫不是茶酒旧相知?”^{[12](P936)}或是兰楚芳散曲【中吕·粉蝶儿】《恩情》中说的一样“临风三劝酒,对月一烹茶,说蓬莱都是假。”^{[12](P3109)}

[参考文献]

[1](宋)吴自牧.梦梁录[M]//王云五主编,丛书集

成初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发行,1939.

[2]张月中,王钢主编.全元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宋)李昉.太平广记(全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唐)杨晔.膳夫经手录[M]//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宋)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杨东甫主编.中国古代茶学全书·北苑茶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8](元)忽思慧撰,刘玉书点校.饮膳正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9](宋)蔡襄.茶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香乘[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11](唐)陆羽.茶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1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煎茶水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13](明)许次纾.茶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M]//笔记小说大观.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15](金)宇文懋昭撰,李西宁点校.二十五别史·大金国志[M].济南:齐鲁书社,2000.

[16](唐)李济翁.资暇集[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

[17]贺新辉辑注.元好问诗词集[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18]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9]李祥林.元代茶文化[J].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4).

[20](明)毛晋编.(唐)齐己撰.禅门逸书初编第2册白莲集[M].台北:明文书局,1981.

责任编辑:施由明